





## 不是冤家不聚頭文門無效變武門

「不是冤家不聚頭」，所以男女之間互呼音器就為夫婦，也有「門氣夫妻」或「歡喜冤家」之稱。因為夫妻鬥氣，在所不免，所不同的，只是「文門」或「武門」。

大致上年青火鍋或沒有知識的夫妻，最易「武門」，中年或有知識的夫妻，多用「文門」。在以往，無論怎樣鬥法，吃虧的是女方，所謂「一哭，二鬧，三勢」，結果呢？請看下文：

這是一齣由冷冰冰、進而火辣辣的「中年夫婦」，由「文門」演變成「武門」，就是指女人鬥不過男人時三件

「上吊」，但今日時移世轉，女人也有「武門」了。大致上年青火鍋或沒有知識的夫妻，最易「武門」，中年或有知識的夫妻，多用「文門」。在以往，無論怎樣鬥法，吃虧的是女方，所謂「一哭，二鬧，三勢」，結果呢？請看下文：

這是一齣由冷冰冰、進而火辣辣的「中年夫婦」，由「文門」演變成「武門」，就是指女人鬥不過男人時三件

「上吊」，但今日時移世轉，女人也有「武門」了。

騎在丈夫頭上的。「這一回」就是「對

阿陳今年卅九歲了，修養工夫雖然

還沒有睡而自乾，打了左臉再讓人打右

臉的程度，遇到丈夫的爭執，倒也難

做到忍耐，爐火純青，前晚上他因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知道自己已經更深夜闌了，是

長已熟睡，他輕手輕腳換了睡衣上

床，還不驚動夢中的太太。他太太見他

這麼晚才回來，很不高興，將被子一捲

，不准上床。

阿陳不得不其床而上，也無被子可蓋

，知道這個時候來不得硬的，也來不得

軟的，於是便睡在床邊的地下，想以此

引起太太「憐憐愛」之心，而在床上







## 雲山喋血記

華金

龍頭

全足黃金鑄成的

四五斤重量，陳家×拿

起，在目光下細瞧上的

字，不料一眼下去，使陳

家×心裏

博，原來印上

鐵着四個斗大的篆字，刻

着「平南王印」四個大字

，陳家×一想，平南王是

尚王爺的爵位，這顆金印

，既送頒給尚王爺的，那末，由北京到

廣東，為甚麼竟從這所荒城走過，唉！

這顆金印，大有來歷，必須要找着那兩

個拿金印的客人，問個究竟，陳家×把

金印放回箱子內，走向房裏，望望窗外

，殘月西沉，晚風飄拂，知不久便天明

了。

陳家×倚着土牆假寐，睜一合眼，

已昏昏光暎微，乃把金印放在黃包袱裏

，貢在背上，提刀而出，客寓裏荒寂無

人，連顧計們也跑光了，陳家×走出街

多，土人們三三兩兩，在街上做買賣，

飽食一頓，心裏暗忖，我今次趕到昆明

去嗎？還是留在這兒，等候那兩個客

同來，探探這個金印的來歷。陳家×左

右思維，想着這兩個客人戰敗逃去，不

敢再來了，這顆金印刻着「平南王印」

四個字，道明這是尚王爺的，雖道皇上

已經勅准「尚王爺的奏摺，許他承襲前

位的爵位嗎？我想皇上既然削藩，沒有

這可能！不若先趕到昆明，拜見了平

西王再說吧，陳家×望望窗外，太陽升

起來了，便會賤出門去。

出到茶寮門前，迎面來了，三名灰

衣大漢，手提單刀，怒氣冲冲的飛而

至，陳家×縱目一望，認得他們三人，

一虬髯大漢和一個灰衣人，是昨夜在客

店裏給自己殺敗的，另一前未見過

，也是一個熊腰虎膀的武林人物，陳家

×看見他們衝來，便知「報復」背後的恨

，便從刀鞘裏拔出寶刀，手，茶寮門

前，擺開架式，嚴陣以待。

三名好漢衝至，一字兒排開，虬髯

大漢揮刀大叫，「小子快些放下黃包袱

，饒了你昨夜之仇，讓你通過，如敢抗

命，莫怪爺爺手下無情！」陳家×大笑

道：「黃包袱就在這兒，有本領的，行

來拿去吧！」虬髯大漢一聲暗喝，三名

大漢，一齊撲上，三把單刀，把陳家×

三面包围，迎頭砍落。陳家×奮力

大喝一聲，一個蝴蝶穿花架式，寶刀

揮動，寒風颶颶，三名大漢，知道陳家

勇者，不敢迎招，連忙退後，陳家×

不動，寒風颶颶，三名大漢，知道陳家

精神，莫怪爺爺手下無情！」陳家×

到了秋冬之間，照例是火上升的，有時覺得很熱，有時覺得頭暈，有時覺得很乾，甚至覺得口枯舌燥，（口枯即足缺少津液，食味無味）這類的情形在中醫方面稱之爲肝火，認爲十月火盛，理所當然，至於歐美醫學上的理論，却認爲秋冬之間的內臟需要轉變一下，適合冬天，即是說血液流向皮膚較少，流向內臟較多，於是影響到眼鼻之間的粘膜，發生干燥，這種解釋跟中醫的解說同樣的模糊，必須另加補充。

原來我們的血不但是擁有紅血球，同時擁有若干水分。血中的水如果減少，等於變相的貧血，中醫認為夜間睡眠之際有汗流出來，叫做盜汗，那是一種病，損害血液，不久就會弄到臉唇白，很有道理，這種情形顯示出血液中的水和鹽減少，即是變相的貧血，因為它等於血量減少。

在事實上，即使血液裏面的紅血球充足而水份太少，仍是有可能的，因為它逐漸變成粘稠又再影响到它在身上暢行的速度，還有一點，倘若血中的水份太少，還有可能影响到腸內乾燥，再發牛腸乾症，腸衣愈來愈薄，以至致人於死，死因是「腸穿」。

這種病的初期，必患便祕，往往三四天無法排洩糞便，甚至一個星期排洩糞便一次，那些糞便十分堅硬，并作墨綠色，甚至變成黑色，如有這種形式，糞便出現，就要預防腸乾症，不容輕視，特別是在深秋與初冬之間，要非常留意它。

說過了這些，或談水份的供應，不能多喝一點水，那是很有益的，理想的是一次喝一些湯，不管那一種湯都益，如果你認爲腸臟乾燥，最適合的一種湯就是芽菜煲猪紅湯。

猪紅即是猪血，不要買那帶已經凝固的，以免造成淤血，不單是良藥，者可以寄託終身，不致秋扇見捐，便覺心滿意足了，其他尚復何求？。

根據花雲仙這一番細論，確是十分生性一，不僅是拿小牛細論做「過渡」的狡猾阿姑——這是當時塘西很普遍的現象，許多愛俏姐姐，誇獎空心佳餚的「白板仔」，替解決金錢問題，祇是自己本身，決不會立心「然化」小牛細，偷，同時小牛細倫老早，聲明在案」，埋怨，依舊作花酒應酬。

## 培養花月痕 第六節 花雲仙論落為傭

第二十五

老實說句，我雖不算極一時的名妓，台脚始終變不衰，正所謂韻秋音樂，價穿羅綺，亦歡迎保貴的首飾，自然還算體面，不作榮榮之想，祇求良人。

說過了這些，或談水份的供應，不能多喝一點水，那是很有益的，理想的是一次喝一些湯，不管那一種湯都益，如果你認爲腸臟乾燥，最適合的一種湯就是芽菜煲猪紅湯。

猪紅即是猪血，不要買那帶已經凝固的，以免造成淤血，不單是良藥，者可以寄託終身，不致秋扇見捐，便覺心滿意足了，其他尚復何求？。

根據花雲仙這一番細論，確是十分生性一，不僅是拿小牛細論做「過渡」的狡猾阿姑——這是當時塘西很普遍的現象，許多愛俏姐姐，誇獎空心佳餚的「白板仔」，替解決金錢問題，祇是自己本身，決不會立心「然化」小牛細，偷，同時小牛細倫老早，聲明在案」，埋怨，依舊作花酒應酬。

老實說句，我雖不算極一時的名妓，台脚始終變不衰，正所謂韻秋音樂，價穿羅綺，亦歡迎保貴的首飾，自然還算體面，不作榮榮之想，祇求良人。

說過了這些，或談水份的供應，不能多喝一點水，那是很有益的，理想的是一次喝一些湯，不管那一種湯都益，如果你認爲腸臟乾燥，最適合的一種湯就是芽菜煲猪紅湯。

猪紅即是猪血，不要買那帶已經凝固的，以免造成淤血，不單是良藥，者可以寄託終身，不致秋扇見捐，便覺心滿意足了，其他尚復何求？。

根據花雲仙這一番細論，確是十分生性一，不僅是拿小牛細論做「過渡」的狡猾阿姑——這是當時塘西很普遍的現象，許多愛俏姐姐，誇獎空心佳餚的「白

